



引用格式: 汉语母语者的英语可理解性研究及其教学启示[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0(5/6): 118 - 126.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5/06.016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9)05/06-0118-09

# 汉语母语者的英语可理解性研究及其教学启示

## Study on the intelligibility of English of native Chinese speakers and teaching enlightenment

陈文凯

CHEN Wenkai

郑州轻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关键词:**  
汉语母语者;  
可理解性;  
通用语共核;  
本土化;  
中国英语;  
英语教学

**摘要:**作为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一种语言,英语在国际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其可理解性已日渐成为研究热点。可理解性作为个核心话题,既是英语语音教师和相关研究人员应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要因人因地因交际环境制宜。应客观分析英语的多样化与发展趋势,转变英语语言观与语言教育理念;处理好英语母语标准与可理解性、英语母语标准与通用语共核、英语发音的可理解性与准确性之间的关系;坚持语音能力培养的多元化原则、可理解性底线要求原则和规范化原则,增进英语学习者的英语全球化意识和“中国英语”自信,以有效提高英语语音能力培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收稿日期] 2019 - 10 - 20

[基金项目]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8BYY027)

[作者简介] 陈文凯(1966—),女,河南省遂平县人,郑州轻工业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二语习得、语音学。

B. B. Kachru<sup>[1]</sup>按使用区域把英语划分为内圈、外圈与拓展圈三种类型。随着非英语母语者之间英语交流的逐渐增多,用英语进行国际交流的非英语母语者超过了英语母语者。<sup>[2-3]</sup>每有一个英语母语者,相对就有3个或4个非母语者,并且这一比例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增加<sup>[3]</sup>。英语不仅是英语母语者之间或英语母语者与非英语母语者之间的交际语言,还日渐成为非英语母语者之间的交流工具或交际媒介。

英语的全球化与本土化、英语标准的多样性不可避免地引发人们思考一个重要问题:可理解性。多年来,可理解性已成为英语作为一些国家通用语(English as lingua franca,缩写为ELF)相关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L. E. Smith等<sup>[4]</sup>提出可理解性、能理解性与可解释性等概念,其中,可理解性指对词或话语的识别,能理解性指词或话语的含义,可解释性指词或话语背后的含义。截至目前,针对可理解性的确切定义和范畴仍有争议。尽管如此,一些专家学者也开展了相关研究,其中不乏语音层面的实证研究成果。例如,J. Jenkins<sup>[5]</sup>基于不同母语背景者之间的英语交流的实证研究,提出通用语共核(lingua franca core,缩写为LFC)的概念,认为借此更能提升英语作为世界语的谈话者之间的可理解性与区域适宜性,同时LFC也比课堂教学最常采用的标准英式英语与标准美式英语更具可教性。

在英语作为近似通用语的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科学看待英语的可理解性与通用语共核?如何在可理解性和多样化的英语标准之间寻求一个合理的平衡点?如何有效培养汉语母语学习者的英语语音能力?诸如此类问题亟待解决。鉴于此,本文拟在梳理国内外关于汉语母语者的英语可理解性研究基础上,阐述其对英语语言教学的启示,以有助于增强汉语母语英

语学习者的全球化意识和对“中国英语”的自信,增强英语语言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 一、汉语母语者的英语可理解性研究综述

### 1. 国外关于汉语母语者的英语可理解性研究

在国外,针对汉语母语者的英语可理解性研究散见于一些论文与著作(仅涉及汉语母语者的英语的可理解性),专题研究不多。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 (1) 英语可理解性受语音特征的影响

K. Tajima等<sup>[6]</sup>通过对比研究两名发音人(来自中国台湾的汉语母语者与美国英语母语者)发现,时长未经修改的带有汉语口音者的简短英语短语可理解性较差(39%);时长修改后,其可理解性大大提高(提高至58%);相反,美国英语母语者的英语短语可理解性高达94%,根据汉语母语者的时长模式进行处理后,可理解性降至83%。该研究认为时长模式会影响带有外国口音的话语的可理解性。J. Jenkins<sup>[5]</sup>在研究非英语母语者(涉及母语为台语的讲话人)之间互动时发现,虽然发音绝不是中介语话语交际中断的唯一原因,却是到目前为止最常见、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导致可理解性问题的典型语音偏误主要有辅音、语调/调核重音、元音长度、辅音群简化。M. J. Munro等<sup>[7]</sup>选取粤语、日语、汉语普通话等母语者与英语母语者作为听音人(分别为10人),评估同一套由粤语、日语、波兰语、西班牙语等母语者(分别为12人)的带有外国口音的英语话语。该研究表明,无论什么母语背景,听音组的可理解性评分与能理解性和口音评分均呈现中度到高度相关,针对用自己母语口音讲的话语,听音人并不总是具有可理解性优势,话语本身的属性是决定第二语言话语如何被感知

的强有力的因素,甚至是在听音人来自不同的语言背景的情况下。D. Deterding<sup>[8]</sup>基于亚洲英语语料库,研究国际会话中的误解(讲话人来自东南亚不同国家,其中一位是来自中国南方的女性),发现似乎大多数误解是由辅音替代导致的。

## (2) 音段音位和超音段音位对英语可理解性的影响

针对这一问题,学者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有学者认为,超音段音位对可理解性的影响更大。J. Anderson - Hsieh 等<sup>[9]</sup>研究外国口音与语速对英语母语者的可理解性的影响,发现:英语母语者的朗读听力理解得分比汉语母语者要高得多;韵律偏差比音段音位偏差对理解产生更为不利的影响。J. Anderson - Hsieh 等<sup>[10]</sup>的研究(涉及60名非英语母语者,其中21名是中国人)表明,音段音位、韵律与音节结构偏差对发音评分/评估均有重要影响(评分者为三名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经验丰富的教师),且韵律变量的影响最大。M. J. Munro 等<sup>[11]</sup>研究了二语学习者的话语口音、可感知的能理解性与可理解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现:外国口音强度虽然与可感知的能理解性与可理解性相关,但浓重的外国口音不一定降低二语语音的能理解性或可理解性;在听者判断能理解性与口音,至少在判断汉语母语者的英语的能理解性和口音时,语调起重要作用,但口音与可理解性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

与此相反,一些学者则认为语调的音高变化并不重要。J. Jenkins<sup>[12]</sup>探讨对可理解性必不可少的英语发音特征,认为各类语调模式的音高变化的微小细节并不重要。D. Deterding<sup>[13]</sup>针对中国的英语学习者的研究认为,鉴于英语母语者的英语变体中语调的音高变化多样,没有必要要求中国的英语学习者掌握碰巧出现在英式英语或美式英语中的确切音高

变化。

## (3) 口音的可理解性与不同母语背景的关系

R. C. Major 等<sup>[14]</sup>研究了非母语口音对听力理解的影响,发现:理解与自己母语背景相同的二语讲话者,要比理解来自不同母语背景的讲话者容易;汉语母语者听汉语母语者的英语讲座录音时,打分要低得多。

## (4) 口音偏好与口音的可理解性的关系

J. Scales 等<sup>[15]</sup>分析了37名英语学习者(其中11名来自中国台湾)和10名美国本科生对口音的感知,发现:最容易理解口音与口音偏好直接相关;学习者的口音偏好与理解、速度的舒适度相关;但是,学习者的口音目标与对目标口音的感知并不相称。

## 2. 国内关于汉语母语者的英语可理解性研究

在国内,针对汉语母语者的英语可理解性的相关研究成果并不多。王红岩<sup>[16]</sup>通过对比带有荷兰口音、汉语口音的英语与美国本族语英语,研究中国英语在欧美环境下的可理解性发现,当发音人和听音人共有同一母语时,可理解性相对较高。张伶俐<sup>[17]</sup>针对45名中国二年级大学生的英语发音的可理解性研究(语音测试录音分别由来自22个国家的45名受教育人士转写和评估)发现,虽然中国大学生英语口音明显,国际听话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可理解的;影响可理解性的发音问题有单元音音长和音质、双元音简化、清浊爆破音、唇齿摩擦音、词尾鼻辅音、辅音丛以及重音、节奏和语调等,另外,一些国际听音者认为平直的语调的确造成听音负担。薛小姣等<sup>[18]</sup>研究了中国英语学习者/l/ - /r/ 产出的可理解度,发现/l/ - /r/ 的语音组合位置、邻词密度和语境信息丰富度影响英语本族语者对中国大学生/l/ - /r/ 产出的可理解度感知。

### 3. 汉语母语者的英语可理解性研究带来的思想启示

国内外针对汉语母语者的英语可理解性研究尽管还存在一些不足,却给我们带来一些重要思想启示:(1)在英语作为近似共同语的背景下,“可理解性”概念的提出、发展与 LFC 的提出,带来英语语音习得研究视角的转变,对未来的英语语音教学与学习者语音能力的培养是一个挑战,其中,“可理解性”是个核心话题,值得英语语音教师与相关研究人员高度重视。可理解性同时也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因而我们不能盲从相关研究结果,要因人因地因交际环境制宜。(2)尽管研究人员针对影响可理解性的音段层面的语音特征观点比较一致,但针对影响可理解性的超音段层面,学者的观点存在一定分歧。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在进行英语语音教学改革时要慎重,不能顾此失彼。是优先考虑音段层面还是优先考虑超音段层面的语音特征,或是两者兼顾、不分伯仲,均应基于中国学习者的母语特点与英语学习现状作出决定。(3)有时候理解与自己母语背景相同的二语学习者的英语,要比理解来自不同母语背景的讲话人的英语容易。这表明:在英语语音教学中,不能单凭中国英语教师的评判来确定学习者的英语可理解性。(4)最容易理解的口音与口音偏好之间直接相关。这说明增进英语口音的可理解性的重要性与母语模式存在的必要性,有助于我们了解学习者选择英语语音模仿目标的动机。

## 二、基于汉语母语者的英语可理解性研究的英语教学改进

目前,在国内,英语的可理解性尚未受到应有重视。国内英语学习者与其他英语母语者或非英语母语者之间的英语交流较少,其英语发音的可理解性评测主要来自任课教师(少数来

自外籍教师)、其他学习者或汉语母语者,缺少其他国家的英语母语者或非英语母语者的评测。鉴于此,笔者认为在英语教学方面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改进。

### 1. 客观分析英语的多样性与发展趋势,转变英语语音观与语音教育理念

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变异是语言接触与发展的结果。当今世界,语言接触日益频繁,英语的使用范围与交际对象在此期间发生了显著变化,世界英语日趋流行,英语格局正在改写。多语语境带来的英语本土化与国际化共生共存;英语不断影响地方语言,反过来,地方语言也影响着英语,并且本土化在不同英语圈内(内圈、外圈、扩展圈)有不同表现;母语者模式与本土化变体不断竞争。甚至在母语变体之间,分歧也在不断增多。<sup>[19]</sup>多方言已在许多社会语言情境中存在<sup>[20]172</sup>。

这些变化对英语语音能力培养提出了严峻挑战,需要与时俱进,转变英语语音观与语音教育观念。

### 2. 处理好几对关系

目前,英语全球化与本土化并存,未来英语语言的发展格局将会受多种因素影响,应重点处理好英语母语标准与可理解性、英语母语标准与通用语共核、英语发音的可理解性与准确性等关系。

#### (1) 英语母语标准与可理解性的关系

应摆正母语标准原则和可理解性原则之间的关系,不能走极端。D. Levis<sup>[21]</sup>认为,目前,语音理论、语音研究和语音实践正处在转折期,对可理解性的判断不仅涉及语言因素,还涉及非语言因素。他指出,教师在两个相互矛盾的语音教学原则,即母语标准原则(学习者模仿一个英国或北美标准方言)与可理解性原则(学习者追求被理解,尽管话语有口音或口音重)之间左右为难。张伶俐<sup>[22]</sup>认为,为了增强学生

口语表达的有效性,英语语音教学必须走出传统的接近母语者的完美发音原则,转向可理解性原则。因为首先,母语者口音不一定比非母语者口音的可理解性更高,严格遵守母语者英语规范并非解决可理解性问题的万能药;其次,它忽视了英语作为近似通用语的现实,我们更多的是在与带有地方口音的非母语者进行交流;最后,它还忽视了学生的多元英语学习需求和学习目标。张伶俐等<sup>[23]</sup>认为,在语音教学中,教师应充分了解中国英语口语的共性特征、各方言区英语次变体口音的个性特征,将教学重点集中在影响可理解性的语音特征上。我们认为,不能因为英语作为近似通用语这一现实而置可理解性于不顾,因为交际脱离不了现实的社会语言情景,也不能为了追求可理解性而无视语音的纯粹性或准确性,因为可理解性具有相对性和动态性,归根结底受交际语境、交际对象等因素的制约。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英语语音国际化与本土化的互补,确保交际的有效性。

### (2) 英语母语标准与通用语共核的关系

通用语共核可否应用于英语语音教学实践?对此,学者们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作为支持者,D. Deterding<sup>[13]</sup>探讨了中国语境下基于英语作为近似通用语的语音教学,分析了教学中教师应优先考虑的英语发音特征。而作为反对者,C. Sowden<sup>[24]</sup>则认为,把英语作为近似通用语来教授,虽然这一提议对传统的标准形式似乎提供了一个貌似合理的选择方案,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产生了很多问题。他认为,基于新的文化与教育的优先而修订过的英语母语者模式仍起重要作用,规范化、难以区分的真实的非标准形式与持久的偏误都是现实问题。

我们认为,LFC的提出有其积极意义,但存在诸如针对性不足、忽视韵律的作用等问题,这一共核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只可作为一

个重要参考。国内不同方言区,无论是音段音位还是超音段音位的教学都具有不同特点或特色,不可千篇一律。

### (3) 英语发音的可理解性与准确性的关系

可理解性具有相对性,不能因为重视可理解性而忽略准确性,因为虽然准确性不等同于可理解性,但可理解性的前提是准确性。若能兼顾英语发音的可理解性与准确性,英语母语者与非英语母语者之间、非英语母语者之间的交流将更加顺畅、高效。

### 3. 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应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 (1) 语音能力培养的多元化原则

坚持语音能力培养的多元化原则,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①在英语成为世界近似通用语的今天,学习者面对的英语交际语境与交际对象呈现多元化趋势,并且交际范围在不断延展,交际对象有英语母语者(来自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爱尔兰等内圈国家)、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者(来自印度、新加坡等外圈国家)、英语作为外语者(来自韩国、日本等扩展圈国家)。②学习者的需求多样化,或为出国深造,或进行对外贸易,或为了在英语国家生活等,目标不一。③国家和社会对英语学习者的要求多样化,英语语言服务需求也日趋多元化。

因此,英语学习者语音能力的培养不仅要考虑大的社会语境(交际语境与交际对象的多元化),还要基于学习者个人需求与社会发展需求。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英语语音能力培养的多元化。英语语音教学应坚持分类、分层原则,增强其针对性、适宜性和科学性。例如,针对非英语专业学生,不应再以接近本族语的准确性、流利性和得体性作为英语教学的理想目标,而应追求是否具有成功完成交际任务的能力;语音语调应以对方能够听懂为目标,词汇、

语法应以准确传达意义为目标。简言之,大学英语应以做事、成事为评价的终极标准<sup>[25]</sup>。针对英语专业学生,应高标准严要求,基于本族语模式,加强调适技能和区域性辨音能力等的综合培养。

### (2) 可理解性底线要求原则

学习者学习英语的目的是为了用口头形式或书面形式有效进行英语交流或提供英语语言服务。口头交流时,确保发音的可理解性是根本,否则英语学习就失去了其应用价值。《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17) 针对口头表达能力的要求,基础目标是语言表达结构比较清楚,语音、语调、语法等基本符合交际规范,能运用基本的会话技巧;提高目标是语言组织结构清晰,语音、语调基本正确,能较好地运用口头表达与交流技巧;发展目标是能用英语较为流利、准确地就通用领域或专业领域里一些常见话题进行对话或讨论,能用简练的语言概括篇幅较长、有一定语言难度的文本或讲话,能在国际会议和专业交流中宣读论文并参加讨论,能参与商务谈判、产品宣传等活动,能恰当地运用口语表达和交流技巧。无论是国际化人才还是英语专业人才都需要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在进行国际口头交际时,其口音的可理解性是首要的考虑因素。

### (3) 规范化原则

在英语全球化与本土化共存的大背景下,制定科学的英语语音教学框架和规范势在必行。语言规范的本质是一种选择行为,是依照语言发展规律对影响语言生活的各种语言变项进行的选择。语言规范的根本目标是为语言生活服务,语言规范是否合适要看它是否客观反映了语言生活的实际,能否引导语言生活向前发展。<sup>[26]</sup>我们应在把握英语语言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做好英语语音规范工作。规范的目的是为了有效交际,规范是否合适要看其是否客观

反映了英语语言应用的实际。

英语是不断变化的、灵活的、偶然的、混生的、跨文化的<sup>[27]</sup>。基于此,在区域性语音变异成为常态的今天,英语语音规范的制定不仅应基于深入的理论探索(如基于社会语言学视角对英语发展规律和趋势进行理性分析),还应依赖科学的实证研究(如开展针对中国英语的国际可理解性的全面、深入的实证研究)。LFC能否作为规范?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实施LFC的弊端是,难以区分真实的非标准性选择和持久的偏误<sup>[24]</sup>,并且J. Jenkins 解决的问题还没有增加的问题多<sup>[28]</sup>。制定英语语音规范时,应充分考虑世界英语和中国英语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同时,还应依照英语本族语规范,参考LFC。总之,应在综合研判的基础上,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语音规范。

## 4. 增强英语全球化意识和“中国英语”自信

### (1) 增强英语全球化意识

当今世界,英语交际对象与范围发生了显著变化,将来更多的则是内圈、外圈、拓展圈三者之间的多向圈内与圈际之间的英语交流,英语使用的多元化特征将会日渐凸显。过去学习英语的主要目标是与英语本族语者交流,现在不仅要与英语本族语者打交道,更多的是要与其他非英语本族语者交流。因此,我们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英语,培养教师和英语学习者的全球意识。全球意识是一种把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接触到的人、物及情景置于当今世界的较为宽广的语境中的能力和倾向<sup>[29]</sup>。我们应着力增强学习者对英语世界化的敏感性,加强其对当今世界范围内英语发展变化的理解,同时增强学习者自身在英语世界化或英语作为近似通用语背景下的归属感与身份意识。

### (2) 增强“中国英语”自信

我们应增强对中国英语这一英语变体的自

信,这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基于英语的客观现实。标准英语口语所占比例极为有限,英语语音变体多样化,即便在英语国家,也存在多种英语变体。例如,在英国,不足3%的英语母语者讲的是纯粹的标准英语口语,多数英国人讲的都是带有区域特征的标准英语口语或区域性方音。<sup>[30]</sup>另外,世界上讲英语的人大约3/4目前讲的是基于音节的各种英语变体。<sup>[20]</sup><sup>[17]</sup> J. Rajadurai<sup>[31]</sup>认为,关于非母语变体存在三个误解:一是只有非母语话语带有口音;二是非母语话语缺乏可理解性;三是非母语者对交际问题负有责任。他还认为,关于母语变体,也存有一些神话或虚构:其一,母语变体应该构成标准;其二,关于什么是可理解性,母语者应是最好的判官;其三,母语者应是可理解性的最好代表。他还认为,承认语境的动态性、多语(多种语言)现实、英语变体的合法性等重要原则,是可理解性的基本特征。我们赞同贾冠杰<sup>[32]</sup>给出的“中国英语”的定义:汉语的人们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的、反映中国文化的、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本族语人能够理解并接受的英语。学习者不应因为有口音就觉得自卑,不好意思张口。在未来交际中,不仅仅是英语本族语者才能担任英语发音的“判官”,中国英语发音者同样可以担任这一角色。英语交际是双向互动的,均负有交际责任,而不仅仅是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学习者才负有交际责任。

其次,基于对英语所有权的理解和认识。当下,英语已不再是英语母语者的私有财产<sup>[33]</sup>,而是被全世界讲英语的人所共同拥有,非英语本族语者也是合法的、权威的英语使用者。在英语全球化背景下,英语作为近似通用语的研究颠覆了传统意义上本语族者和标准英语的权威地位,主张英语所有权由所有本族语者和非本族语者共享,批判将本族语者英语作

为标准英语的观点,强调语言多样性、英语标准的多样性,英语作为通用语研究对全球化进程中的英语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对传统英语研究不仅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创新和机遇。<sup>[34]</sup>而且,从心理学视角看,人们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如语言)对自己产生一种认同。口音,连同方言的其他标记,是社会归属的重要标记<sup>[21]</sup>。中国英语口语是中国人身份的重要标记。从长远来看,基于重音的语言能否替代基于音节的言语,或是相反,不好说。但是,应关注第三种可能,即二语学习者将会精通这两种言语,他们会在地方性交流时继续使用基于音节的言语,作为民族身份的象征,而在国际交流时,切换使用基于重音的言语,借此确保可理解性。<sup>[20]</sup>

### 三、结语

可理解性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受语言因素与非语言因素的双重影响,应慎重对待。在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的今天,在英语全球化与本土化并存的大背景下,我们应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客观分析全球英语语言发展趋势、中国英语发展趋势、语言服务需求、学习者个人意愿和需求等,及时转变英语语音观和教育理念。我们应在增强“中国英语”自信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中国英语”的可理解性,因为无论是在与英语本族语者还是与来自其他国家的非英语母语者交流时,可理解性是根本。在制定中国英语语音规范时,应坚持可理解性底线要求原则,基于科学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综合考虑身份认同、文化语境等因素,不断增强英语语言教学实效性。良性的英语语音规范有助于推动“中国英语”发展,更好地实现用英语进行国际交流的目的。

另外,结合英语语音能力培养现实,我们应科学把握英语语音教学重点,提高英语语音能力培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首先,应基于区域性英语发音特点与常见发音偏误的研究,科学

设置语音输入与输出,确保语音感知与产出有机结合,增进语音教学的针对性,确保英语发音的可理解性。二语学习者的输入应该包括本族语语体、非本族语语体和本土化语言特征<sup>[35]</sup>。其次,应利用先进的多媒体语音技术和手段,帮助学习者了解多种常见语音变体及其声学、生理学特征,使他们对口音的多样性与交际的灵活性有直观的感受,培养他们对各种变体的敏感性,提高他们对可理解性的感悟和判断能力。例如,可利用国际英语语料库、亚洲英语语料库等大型语料库提供来自内圈、外圈与扩展圈不同发音人的发音样本。再次,应帮助英语学习者把握英语语音形式,帮助他们学习一定的调适技能,并有效指导学习者正确区分偏误与区域性口音,协调处理好听懂与被听懂之间的关系。

#### 参考文献:

- [1] KACHRU B B. Standards, codification and sociolinguistic realism: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the outer circle [M]//QUIRK R, WIDDOWSON H G. English in the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11 - 30.
- [2] CRYSTAL D. Two thousand million? [J]. English Today, 2008(1): 3.
- [3] GRADDOL D. The decline of the native speaker [M]//GRADDOL D, MEINHOF U H. English in a changing world (AILA Review 13). Oxford: Catchline/AILA. 1999: 57 - 68.
- [4] SMITH L E, NELSON C L. International intelligibility of English: directions and resources [J]. World Englishes, 1985(3): 333.
- [5] JENKINS J. A sociolinguistically based, empirically researched pronunciation syllabus for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J]. Applied Linguistics, 2002(1): 83.
- [6] TAJIMA K, PORT R, DALBY J. Effects of temporal correction on intelligibility of foreign-accented English [J]. Journal of Phonetics, 1997(25): 1.
- [7] MUNRO M J, DERWING T M, MORTON S L. The mutual intelligibility of L2 speech [J]. SS-LA, 2006(28): 111.
- [8] DETERDING D. Intelligibility in spoken ELF [J]. Journal of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2012(1): 185.
- [9] ANDERSON-HSIEH J, KOEHLER K. The effect of foreign accent and speaking rate on native speaker comprehension [J]. Language Learning, 1988(4): 561.
- [10] ANDERSON-HSIEH J, JOHNSON R, KOEHLER 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ve speaker judgments of nonnative pronunciation and deviance in segmentals, prosody, and syllable structure [J]. Language Learning, 1992(4): 529.
- [11] MUNRO M J, DERWING T M. Foreign accent, comprehensibility and intelligibility in the speech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J]. Language Learning, 1999(Supp. 1): 285.
- [12] JENKINS J.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Attitude and identit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3 - 24.
- [13] DETERDING, D. ELF-based pronunciation teaching in China [J].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010(6): 3.
- [14] MAJOR R C, FITZMAURICE S F, BUNTA F, et al. The effects of nonnative accents on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Implications for ESL assessment [J]. TESOL Quarterly, 2002(36): 173.
- [15] SCALES J, WENNERSTROM A, RICHARD D, et al. Language learners' perceptions of accent [J]. TESOL Quarterly, 2006(40): 715.
- [16] 王红岩. 带有口音的英语可知性的对比研究——中国、荷兰、美国英语发音人的相互可知性研究 [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1): 133.



- [17] 张伶俐. 中国大学生英语发音的国际可理解性研究[J]. 中国应用语言学, 2015(1):36.
- [18] 薛小姣, 王小楠, 周卫京. 中国英语学习者/l/ -/r/产出的可理解度[J]. 当代外语研究, 2019(2):44.
- [19] TRUDGILL P. World Englishes: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M]//LINDQUIST H, KLINTBERG S, LEVIN M, et al. The major varieties of English. Vaxjo: Acta Wexionensia, 1998.
- [20] CRYSTAL D.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2nd ed.)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21] LEVIS J. Changing contexts and shifting paradigms in pronunciation teaching [J]. TESOL Quarterly, 2005(4):369.
- [22] 张伶俐. 国外可理解性研究评述[J]. 中国外语教育, 2014(3):47.
- [23] 张伶俐, 赵江葵. 中国英语口语研究述评[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2014(1):132.
- [24] SOWDEN C. ELF on a mushroom: the overnight growth in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J]. ELT Journal, 2012(1):89.
- [25] 文秋芳. 大学英语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课程论视角[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2(2):283.
- [26] 李宇明. 语言规范试说[J]. 当代修辞学, 2015(4):1.
- [27] DEWEY M.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and globalization: An interconnected perspectiv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007(3):332.
- [28] DAUER R M. The lingua franca core: A new model for pronunciation instruction? [J]. TESOL Quarterly, 2005(3):543.
- [29] MANSILLA V B, HOWARD G. From teaching globalization to nurturing global consciousness [M]//Marcelo M. SUAREZ-OROZCO, Learning in the global er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47-66.
- [30] CRYSTAL D.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365.
- [31] RAJADURAI J. Intelligibility studies: a consideration of empirical and ideological issues [J]. World Englishes, 2007(1):87.
- [31] 贾冠杰. 中国英语再研究[J]. 当代外语研究, 2013(3):8.
- [32] WIDDOWSON H G. The ownership of English [J]. TESOL Quarterly, 1994(2):377.
- [33]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第八届英语作为通用语国际研讨会”召开[EB/OL]. (2016-04-05) [2019-10-07]. [http://www.cssn.cn/yyx/yyx\\_yclg/201604/t20160405\\_2950958.shtml](http://www.cssn.cn/yyx/yyx_yclg/201604/t20160405_2950958.shtml).
- [34] 文秋芳. 英语通用语是什么: “实体论”与“非实体论”之争[J]. 中国外语, 2014(3):4.